

※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※

懷念韓南教授

王德威*

韓南 (Patrick Hanan, 1927-2014) 教授是明清小說史的權威，也是西方漢學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。從一九七三年中國短篇小說的源流考述，到李漁研究，再到清末民初小綜論，韓南教授治學橫跨中國近世五百年的說部歷史。他細膩的考證功夫，淵博的知識範疇，還有對傳統小說兼容並蓄的研究態度，恐怕中國學者也難以望其項背。他代表了西方漢學二十世紀下半段最傑出的成就。他的逝世也因此象徵一個世代學術典範的消失。

我不是韓南教授的弟子，專業也不是明清文學，未必有資格詳述他教學以及研究方面的貢獻。然而我有幸兩度在哈佛大學與韓南教授結緣，亦師亦友的關係令我永遠難忘。

一九八四年秋天，我已經在臺灣大學任教。一日收到留美時期導師來信，內附一張簡單的廣告：哈佛大學東亞系開立現代中國文學項目，招聘助理教授。我在研究所的訓練是比較文學，博士論文處理現代中國作家與西方寫實主義的淵源，因此對於五四以後文學傳統頗有涉獵。哈佛的名聲難以抗拒，何況又有業師的積極鼓勵，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申請，心中想的卻是哈佛與臺灣何其遙遠，哪裏高攀得上？

未料幾個月後收到一封哈佛來信，便箋紙打字，短短幾行，寫道我的申請及論文雖然得到東亞系教授的好評，但基於校方財務原因，徵聘作業必須暫緩。落款人是韓南教授。在我而言，這封信是禮貌的婉謝辭令，因此也不再做非分之想。

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的秋天，我又收到韓南教授來信，還是便箋打字，短短幾行。他告訴我這次學校支持重開現代中國文學徵聘，希望我同意將前一年的申請檔

* 王德威，本院院士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Edward C. Henderson 中國文學講座教授。

案轉為再次申請所用。既然不必再費周章，我接受了韓南教授的建議。何嘗料到，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竟然加入哈佛東亞系。

多少年後，每次想起與韓南教授的奇妙遭遇，仍然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湧現。我並非中文科班出身，與哈佛這類名校也毫無淵源，卻何其有幸，得到他的青睞。套句俗話，韓南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。日後他告訴我，他對我的申請案有興趣不只是因為論文，也因為一篇論晚明話本小說的文章。那篇文章我根據他的「擬話本」觀念，將當時流行的結構主義方法套用在晚明話本的研究上。如今看來，我的論述當然天真得很，但驚奇的是韓南教授的大度與好奇心。他正宗的漢學研究方法與八十年代的結構、解構學派其實有相當距離，然而他居然不以為兀，願意展開對話。

韓南先生問學的態度深深影響了我。日後我有了招收學生或徵聘同事的機會，總是告訴自己絕對不要囿於門戶之見，不只是學說的門戶，也是學院的門戶。更重要的是，為學的門徑無他，唯勤而已矣！韓南先生辦公室的大量古籍曾讓許多造訪者嘆為觀止，但他出入哈佛演講圖書館的善本室、微卷室，孜孜不倦的身影才更令人動容。是什麼樣的力量，讓一位出身紐西蘭的青年，遠渡重洋，到英國，到中國，完成他的訓練，矢志以一生的精力研讀中國小說？又是什麼樣的眼光，讓一位貌似傳統的漢學學者不斷推陳出新，打破約定俗成的意見，從而開拓中國小說研究的視野？

韓南先生身形魁梧，卻是個道地的謙謙君子。在許多學生和同事眼中，他的內斂禮貌甚至到了害羞的程度。他的英語帶有紐西蘭家鄉和英國的口音，交談總是流露誠摯而靦腆的眼神，有時說著說著自己就臉紅起來。他最大的樂趣應該是獨自一人漫遊在明清小說的國度裏吧！初到哈佛的一兩年，他對我照顧有加，但即使如此，也依然保持友善的距離。彼時哈佛東亞系剛剛成立現代文學專業，師生都在摸索階段。韓南教授對我的信任，現在想起來，不禁為自己也捏了一把冷汗。

一九九〇年，哥倫比亞夏志清教授希望我轉到紐約任教。夏先生是英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山祖師，他的邀請讓我受寵若驚。當時哈佛沒有終身俸制度，年輕的教授自然缺少保障。因此當我決定放棄哈佛合約轉往哥大時，韓南教授表示理解。而我們的關係一直維持不墜。尤其他的研究方向已轉到晚清，與我正在完成的新書不謀而合，因此更多一層對話關係。在哥大任何有關明清文學的會議，第一位人選總是想到他；我甚至曾經邀請他到臺北，到北京參加會議。最為難忘的是一九九九年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開的明清文學會議，會後全體來賓到花蓮旅遊。那天晚

上，在天祥，大家發現旅店有間卡拉 OK 伴唱室，一向害羞寡言的韓南教授竟然在大夥的起哄下，引吭高歌，而且是和魏愛蓮 (Ellen Widmer) 對唱。這真是破天荒的一刻！但之後的酒店例行的山地舞聯歡晚會，不論我們如何慫恿，他再也不肯就範……。

二〇〇四年因緣際會，我竟然重回哈佛，又有親炙韓南教授的機會。人生的緣分莫過於此。韓南教授已經退休，但工作勤奮，一如既往，連續出版了論晚清小說的文集，以及好幾部晚清民初小說翻譯。唯一的改變是上了年紀，他變得愈發和藹可親了。我們有了一個默契，每學期聚會至少一次，交換研究心得，逐漸也開始聊起私事。是在某一次的談話裏，我才知道他的夫人罹患帕金森症，他必須負責照顧。我不得不告訴他，我的家人至親也患有同樣病症；我了解他的辛苦。仿佛之間，我們有了同舟共濟的關係。

二〇一三年五月中，我正在柏林自由大學演講途中，突然收到韓南教授的電郵。仍然是他惜字如金的風格，但透露不尋常的訊息：他要我在最快時間內來看他。回到哈佛次日，我立刻到他的辦公室。韓南教授端坐在辦公桌旁，看來無恙，卻靜靜地告訴我，他的左眼在一週以前突然失明，可能是一種特殊的中風，現在正搶救右眼中。他希望見我，因為有兩本譯稿仍未完成或出版；如果病況惡化，他希望我代為完成。

回想那個上午的談話，令我惆悵不已。以韓南教授矜持的風格，非到不得已的時候，他是不會求助於人的。而他對我的信任超乎了我的想像。我勉強說著一些鼓舞的場面話，心裏知道不是那回事。不久以前，我自己才見證過生命最艱難的時刻。韓南教授就要一步一步走向那不可知、也不可過的未來了。一時之間，相對無語，我不禁潸然淚下；我失態了。而韓南教授竟然眼眶也紅了。

韓南教授最後一年是辛苦的。那個夏天，他因為肺炎還有其他病症住院療養兩個月，之後轉往不同醫療中心做復健療養。我每次去探望他，總覺得他大約是最整齊文雅的病人。我們還是談研究的興趣，他惱人的眼疾，還有其他不知名的問題讓他康復得如此緩慢。秋天他得以回家療養，韓南夫人已經住進老人安養中心。有兩個月我每週探望他一次，他的情形似乎好轉，有時甚至頗有興致，而我們的話題也愈發輕鬆。這是一位我從未發現過的韓南教授，仍然彬彬有禮，且能更自在地表達個人好惡。之後情況卻不再樂觀。病因為何，醫生始終沒有具體診斷出來。

韓南教授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伊維德 (Wilt Idema) 教授的退休會議。那天我陪

他從所住的醫護中心走到費正清中心會場。秋天的早上已經頗有寒意，陪著韓南教授一路走來，其實有點冒險，我們圓滿達成任務，不覺都有些得意。回去的路上，遠從臺北來的胡曉真教授也加入我們。曉真是韓南的得意高足，有她一路陪同，看得出讓韓南教授更開心，但那是最後了。

二〇一四年四月，韓南教授走前的一個星期，我去探望他。他氣色其實不錯，交代我搬離辦公室後應該留意的事項。我仍然保留當時隨手寫下的摘要：圖書館待還的幾本書，一幅武松打虎的剪紙，一個自己打造的旋轉書架，一對中國小擺飾，還有尚未出版的《平妖傳》譯稿。這是他惦記著的事情。我們相約事情辦完立刻回報，但韓南教授卻決定先走了。

我與韓南教授相識三十年，多半時候雲淡風輕。但正因為他君子之交的風格，反而讓我特別珍惜。這是學院又一種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典範。我有幸在韓南教授最後那些年裏認識他的另一面，更是感念他的謙虛和堅毅。韓南教授逝世以後，他所翻譯的十九世紀世情小說《蜃樓志》方才出版。而另一本明末清初神魔小說《平妖傳》的出版，將是我責無旁貸的任務。